

國際儒藏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③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國際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③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新學堂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3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7-5080-5927-3

I. ①國… II. ①國… ②國… III. ①儒家—研究 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6853號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目錄

【孟子卷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通理	九龍齋集	白鳳來(一)
孟子讀書劄義	存齋集	魏伯珪(二五)
孟子問疑	湛軒集	洪大容(四五)
孟子經義	蘿山集	趙有善(四九)
孟子劄略	近齋集	朴胤源(五三)
孟子經義	濯溪集	金相進(五五)
孟子經義條對	謙齋集	奇學敬(六三)
孟子疑義條對	水村集	高廷鳳(六九)
孟子經義條對	龜巖集	李元培(七三)
孟子雜識	自然齋集	金履九(七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八冊】

孟子竊意	五書諸注竊意	崔左海(九五)
------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九冊】

孟子講義	弘齋全書	正祖(三七三)
孟子要義	與猶堂全書	丁若鏞(四二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冊】

孟子講義	明皋全集	徐澄修(五二三)
孟子講義	癡庵集	南景義(五三三)
孟子說	謙窩集	沈就濟(五三七)
孟子講說	山水軒集	金義淳(五四一)
孟子隨筆	碩齋別稿	尹行恁(五四五)
孟子讀書隨記	老洲集	吳熙常(五七三)
孟子時習錄	海隱遺稿	姜必孝(五七九)
東儒孟子解集評	附：四書總論	
鄒書春記	東儒四書解集評	柳健休(五八三)
孟子論性纂要	弘齋全書	金近淳(六二七)
孟子問	性庵集	金魯謙(六六七)
孟子辨疑	風村集	金魯謙(六七九)
孟子圖	風村集	崔象龍(六八七)
		崔象龍(七二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雜著	華西集	李恒老(七三一)
孟子講義	性齋集	許傳(七三九)
孟子演義散錄	附：孟子不動心圖	
孟子答問	養蒙齋集	金在洛(七四五)
孟子雜著	蘆沙集	奇正鎮(七四九)
孟子經旨蒙解	槐園集	李峻(七五九)
孟子筆程	松塢遺稿	朴宗永(七六七)
	崑堂集	李象秀(七七七)

【孟子卷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一冊】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滉(一)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珥(二三)
孟子質疑	艮齋續集	李德弘(一七三)
孟子辨疑	經書辨疑	金長生(一七七)
孟子講義	月沙集	李廷龜(一八五)
孟子僭疑	晚悔集	權得己(一八九)
孟子淺說		趙翼(二四一)

孟子疑	四友堂集	宋國澤(三一五)
伐燕章書筵講義	炭翁集	權認(三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二冊】

孟子答問	四書答問	李惟泰(三二五)
孟子或問經義通考	論孟或問經義通考	宋時烈(三七五)
孟子雜錄	松峯遺稿	吳益升(五一五)
讀孟子劄記	木齋集	洪汝河(五一九)
孟子疑	三世合稿	房明燾(五二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三冊】

讀孟子	松月齋集	李時善(五二九)
孟子思辨錄	思辨錄	朴世堂(五三三)
孟子劄記	厚齋集	金幹(五九五)
孟子劄錄	滄溪集	林泳(七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解	霞谷集	鄭齊斗(七二七)
孟子說	霞谷集	鄭齊斗(七六三)

【孟子卷二】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講義	瓶窩全書	李衡祥(一)
浩然章問答	遜齋集	朴光一(四七)
孟子雜著	巍巖遺稿	李東(五七)
孟子說	正庵集	李顯益(七一)
孟子講義	陶庵集	李緯(八一)
孟子講說		李緯(九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五冊】

孟子疾書	星湖疾書	李瀾(一六三)
朱子言論同異考	孟子卷	韓元震(二八五)
孟子經義記聞錄	經義記聞錄	韓元震(二九五)
孟子雜著	南塘集	韓元震(三〇一)
孟子辨議	立齋遺稿	姜再恒(三〇五)
孟子經說	邵南集	尹東奎(三一三)
孟子講說	白水集	楊應秀(三一七)
孟子經義	溪上經義	金元行(三四一)
孟子講義	壽齋遺稿	李崑秀(三五一)

孟子不動心章說 鹿門集 任聖周(三五五)

孟子劄疑 庸齋集 金謹行(三五九)

孟子疑義 順庵集 安鼎福(三六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六冊】

孟子劄錄 本庵集 金鍾厚(三八三)

孟子纂注增補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四〇一)

孟子小注考疑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六六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劄錄 經書劄錄 金龜柱(六八一)

【孟子卷四】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一冊】

讀孟庭訓 申教善(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劄義 求志錄 李震相(一六九)

孟子經義 雲庵集 朴文一(二〇九)

孟子問目 雲庵集 朴文一(二二一)

孟子考略	克齋集	盧泌淵(二二五)
孟子講說雜稿	省齋集	柳重教(二二九)
孟子經義問對	石南居士續稿	徐基德(二三七)
孟子問答	丹邱遺稿	金永三(二四三)
孟子講義	雲圖集	石禹鍾(二四七)
孟子雜著	艮齋私稿	田愚(二六一)
孟子經義問對	桂陽遺稿	李欽(二七五)
孟子讀書漫錄	秀山集	金秉宗(二八三)
孟子集注	壺山集	朴文鎬(二八七)
孟子或問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三)
孟子性學輯考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九)
孟子補傳	壺山集	朴文鎬(三一)
孟子隨筆	壺山集續集	朴文鎬(三一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三冊】		
孟子集注詳說	七書注詳說	朴文鎬(三四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四冊】		
孟子答問	茶田經義答問	郭鍾錫(六〇五)
讀孟子	明美堂集	李建昌(六九五)
孟子問答	竹逸集	鄭灝鎔(六九九)

孟子劄疑	醒齋遺稿	李瓊錫(七〇七)
孟子章句	叢瑣錄	吳弘默(七一五)
孟子講義	存稿	任百禧(七二三)
孟子雜著	性軒文集	林翰周(七二七)
孟子問答	雲溪集	車鴻(七三五)
孟子問答	欽齋集	任公烈(七三九)
孟子劄疑	遜溪集	金壇(七四九)
孟子類集	中山全書	朴章鉉(七五九)
孟子人物類聚	論孟人物類聚	純祖命編(八一五)

孟子通理

〔韓〕白鳳來 著

陳鵬鳴 點校

賈洪寶 點校

漢民 審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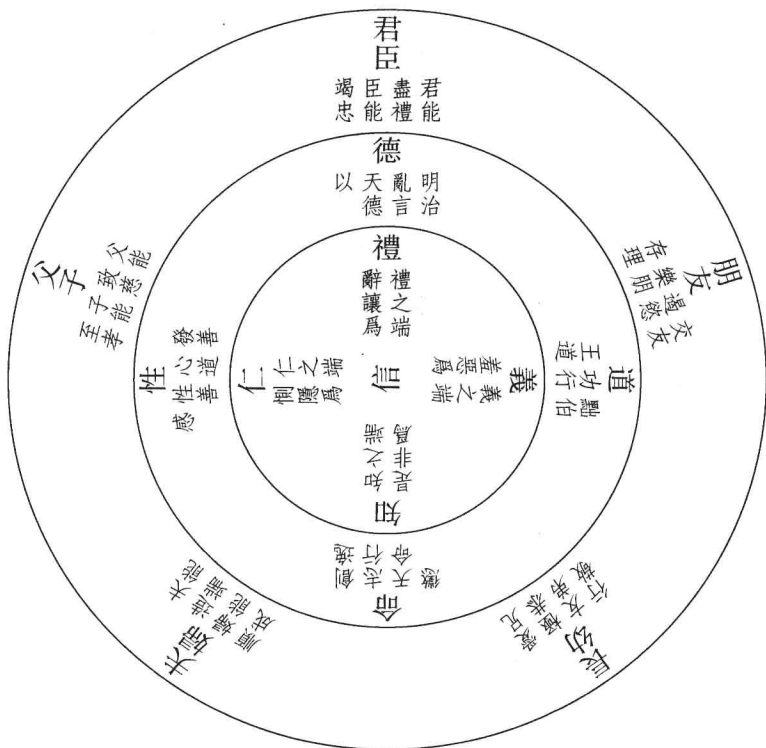
【題解】

孟子通理作者白鳳來（一七一七—一七九九），字來伯，號九龍齋，本貫水原，是休庵白仁杰的第六代旁孫，高祖移居偏遠的慶尚道固城。一七六七年五十一歲舉鄉試，會試不中，遂斷應舉之念，終生理頭鄉里，專心研經與授徒。一八一二年（純祖十二年）以孝行追贈戶曹佐郎。著有歷代通運三卷、三經通議二卷、四書通理一卷等。他主張「三經為體，四書為用」，在四書中特別重視大學。本書收錄於九龍齋集四書通理卷三，主要將孟子之經義加以圖示解說，共有十三圖，主要以孟子為中心推究經義，並參酌其他經書加以解說。（白源鐵）

孟子為學發越之圖

吁！語孟自相本末，亦相體用。則本者體也，末者用也。體為本，用為末，則語之為根本，體也；孟之為發越，用也。何則？堯舜之道，非孔子則本不立矣；孔子之學，非孟子則用不廣矣。何以明之？語以仁為惻隱之本，孟以惻隱為仁之端者，彼體而此用也。語以禮為辭讓之本，孟以辭讓為禮之端

孟子為學發越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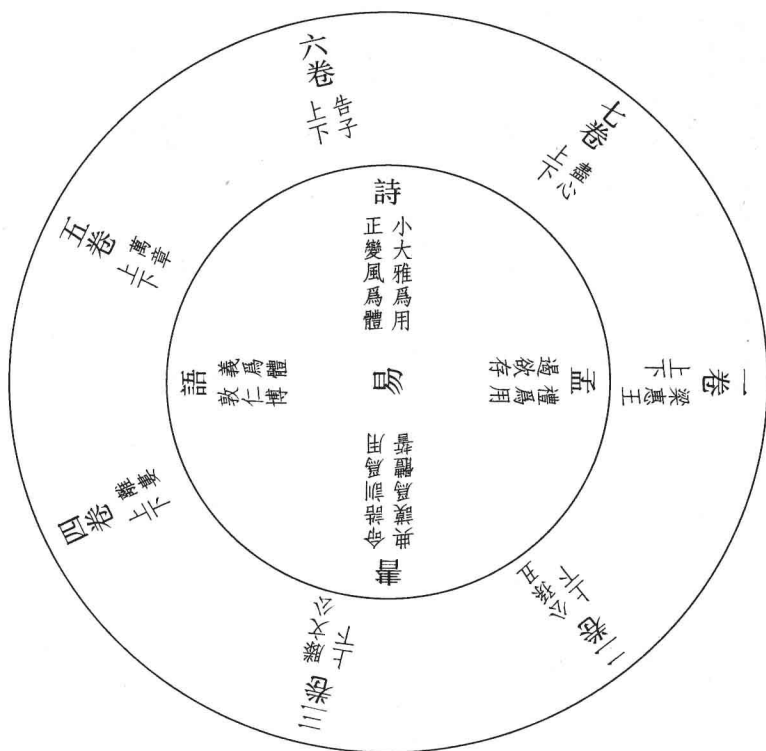
者，彼體而此用也。語以義為羞惡之本，孟以羞惡為義之端者，彼體而此用也。語以知為是非之本，孟以是非為知之端者，彼體而此用也。然則孟子之四端其非論語四本之發越耶？彼以本立性全，此以感發善心者，以體用言也。彼以本立德成，此以明治亂者，以體用言也。彼以本立道生，此以行王黜伯者，以體用言也。彼以本立命存，此以懲創逸志者，亦以體用言也。然則孟子之四用，抑其非論語四德之發越耶？孟子之明三綱，無非發越也。孟子之晰五倫，亦無非發越也。孟子七篇全是發（粵）（越），故論性善，言必稱堯舜，論征伐，言必稱湯武者，皆所以擴前聖所未發也。對齊梁之君不言利而言仁義，答萬丑之間尊王道而黜伯功者，皆所以擴前聖所未盡也。噫！二帝、三王，同一聖也；孔子、孟子，同一揆也。明帝王之道者孔子，繼孔子之學者孟子。則「敦厚，仁」、「博厚，義」為語之大旨，遏人欲，存天理為孟之大旨也。遏人欲，則天理得而全矣；存天理，則人欲不得肆矣。此為敦仁、博義上一大工夫。故語以務本為學，孟以發越為學者，此正論語上吃緊處，此亦孟子上活潑潑地也。德業為體，事業為用。則書之七篇，莫非務本之發越也；字之四萬，亦莫非務本之發越也。若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天下之萬目舉矣。然後庸學互相表裏，語孟互相體用，而三經之學，亦庶乎知所先後、知所本末也。知所先後，則體用得全；知所本末，則表裏得

明也。經書都是體，易則天根月窟，互相消息，而咸歸於六。六之宮者，都是春也。一理萬殊，萬殊一理，而咸歸於時。時之中者，都是元也。如是則學之當奈何？先之大學以廣其規模，次之論語以立其根本，次之孟子以觀其發越，終之中庸以究其微妙。則聚會天地之性情，默會天地之功用，理會天地之精神，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後方可知庸學之表裏，語孟之本末也。固陋淺末，安敢妄論？敢為一圖，以俟明學。

梁惠王上下為七篇行用之圖

吁！語以學而、為政為本源，而編以次第；孟以梁惠王上、下為行用，而編以上、下，何則？編以次第者，其或以體耶？編以上、下者，其亦以用耶？若以體言，則不無上下之義；若以用言，則亦不無次第之義也。然則語之次第，次以論學也；孟之上下，層層以論道也。何以知之？一而二，二而三，則次以進也；上而下，下而上，則亦層層而進也。鄉黨一篇居中，而二十篇之周旋左右者，其非次第中上下耶？告子一篇居終，而「穀鯨」、「浩然」、「許行」之接續上、下者，抑其非上、下中次第耶？語孟互相貫通，則次第而貫上、下之義，上、下而通次第之義也。何以明之？孔子之太和元氣行於四時，則不言而次行之，不令而次用之，故語之次第，不

梁惠王上下為七篇行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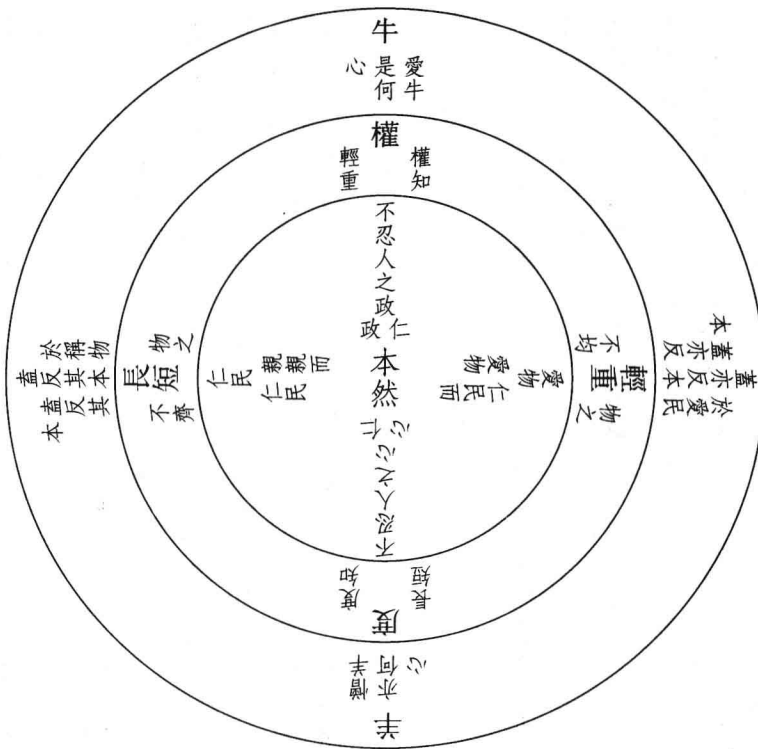


其然乎？孟子長於詩書，則詩書之上下體用亶其然乎！而況孟子善用易，則蓋以得於經傳者論之：易之為書，有體有用焉。經二卷為體，傳十卷為用也。經以次次而言，傳以上下而言。則書以典謨為體，以誓命為用也。典以次次而言，命以上中下而言也。詩以正變風為體，以小大雅為用，則風以次，雅以什也。求之於易，有層層而上，層層而下，則孟之上下其或層層而上，層層而下耶？考之於詩書，有次次而序，次次而述，則語之次第，似亦次次而序，次次而述也。抑又論之：易為體，則詩書為用；「三經」為體，則「四書」為用也。互相經緯，亦相體用。則語之為體，孟之為用，實所當然。夫何疑於語孟之體用也哉？彼以根本，此以發越，則內外該體，上下兼用者，抑又非體用詩書而善用易者耶？世之學者形容於論語，繹思於孟子，而該盡詩書之體用，窮盡易傳之經緯，然後庶幾知語之次第，孟之上下矣。

心以權度仁民愛物輕重長短之圖

吁！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何則？仁心為王政之本，仁政為王教之端。故堯舜之仁心無非行王政之本也，湯武之仁政亦無非遵王教之端也。何以明之？親親而仁民，則天下之人歸仁矣；仁民而愛物，則

心以權度仁民愛物，輕重長幼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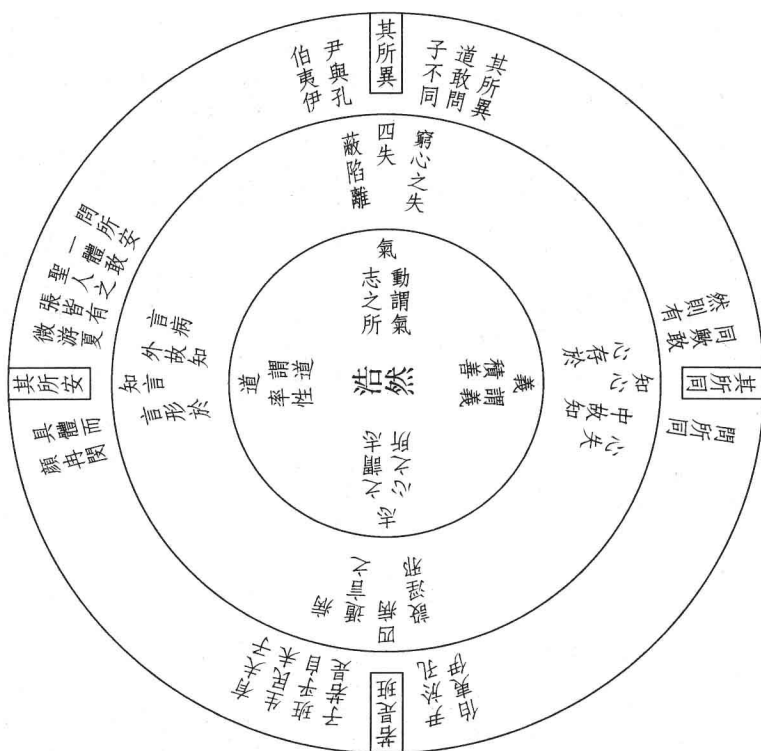
天下之物亦歸仁矣。如或急於愛物而緩於仁民，則長短失度而徒有仁聞矣。先於仁民而後於親親，則輕重失權，而徒有仁心矣。然則仁心、仁聞不足行王政、遵王教，而仁心、仁政皆由親始，故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如之何齊之宣王一何愛憎之偏也？牛，王之物也；羊，亦王之物也。仁心發於見牛，則仁心亦可忍於殺羊也。若然，則「牛羊何擇焉」？以小易大，百姓雖不知見牛未見羊，是乃仁術也。孟子所以推廣為仁之術者，此正啓發其善心而導之也。宣王之仁心急於物而緩於民，宣王之仁聞先於物而後於民也。故仁民之心輕且短，愛物之心重且長也。重長處而輕短，輕短處而重長者，此失仁心之本。孟子所以「蓋反其本」者，此也。於民則可以重長，於物則可以輕短。故重長處而重長，輕短處而輕短者，此亦孟子所以「蓋亦反其本矣」。大凡「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均，亦物之情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而有甚於此者，則心也。心者，本然之權度也，願王度之。仁民愛物，皆由此心之發，則正有甚於物之權度也。以本然之權，權仁民愛物之輕重，則王之仁民輕而愛物重也；以本然之度，度仁民愛物之長短，則王之愛物長而仁民短也。何以則得其輕重長短之適中也？稱愛物之重，反本於仁民之輕，則輕重合權矣。尺愛物之長，反本於仁民之短，則長短合度矣。然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於斯焉，

仁心行於施為之所發，於斯焉，仁政發於見聞之所及。故見牛而此心已發，未見羊而此心無傷也。推此愛物之心以擴仁民之心，則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老老幼幼，親親也，刑妻御邦，仁民也；見牛未見羊，愛物也。王何不反其本矣？「興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推）（用）恩焉。」王之不王，豈挾泰山超北海之類？王之不王，是為長者折枝之類也。「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王「亦反其本矣」，本者，王政之本也。仁民愛物為王政之本，故孟子七篇，莫非仁義。則「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梁惠王上下既為仁義之行用，則好勇、好貨、好色之喻，亦莫非反本之義也。學者其致思焉。

浩然一氣充塞天地間圖

吁！有渾然之性，有生生之性，何則？渾然之性即本然之性也，生生之性即氣質之性也。人無有不善，而氣質之性不同也。有浩然之氣，有生生之氣，何則？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氣也，生生之氣即生物之氣也。人皆有是氣，而生物之氣有異也。何以明之？「天命之謂性」，則性之本善可知。「率性之謂道」，則氣之本然亦可知矣。性與氣一源而同流，則率性者氣，養氣者性，故與天地同德者性，與天地同流者氣也。義皇帝

浩然一氣充塞天地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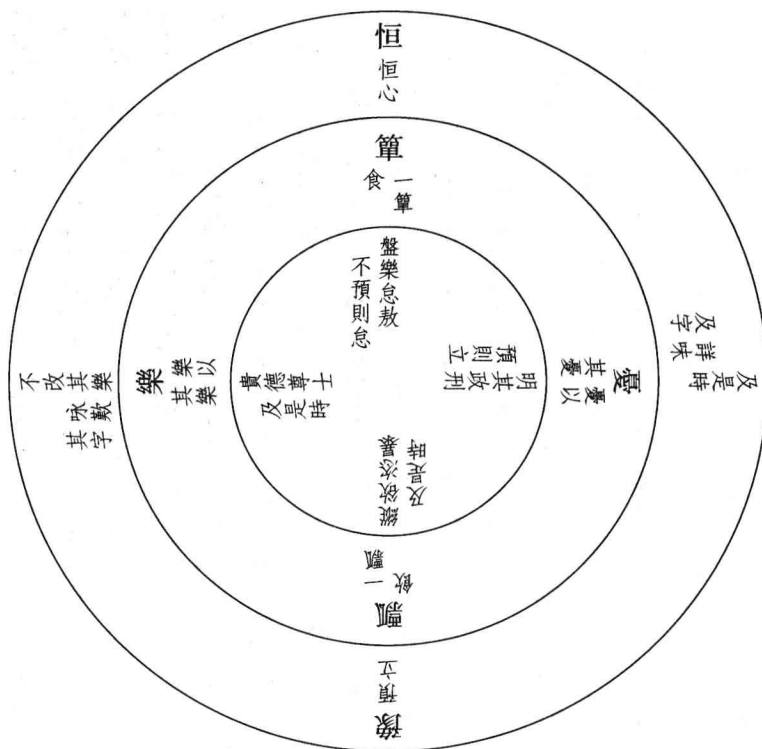
震，風氣始啓，則此實天地之氣也。存養天地之性情者是氣也，化育天地之功用者，亦是氣也。以是焉，氣和則形和；以是焉，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此孟子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也？」曰：「難言也。」則孟子之實有是氣，真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此正天地之氣也。「配義與道」，則「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其非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為義外之說耶？告子之不動心，蓋出於冥頑無知，則孟賁之勇，血氣也；北宮黝之勇，以必勝為氣也；孟施舍之養勇，以無懼為氣也。必如子夏之篤信，曾子之大勇，然後庶有合於浩然之氣也。視彼數子之氣，有是四病，有是四失，則本不知心，元不知言者，奚足論於浩然之氣耶？「誑、淫、邪、遁」為言之病，故知言者善形於外；「蔽、陷、離、窮」為心之失，故知心者，善察于中也。然則「誑、淫、邪、遁」者，安敢逃其病？「蔽、陷、離、窮」者，亦安敢遁其失也？本有是氣，然後可以知言，知言然後亦可以豫養是氣也。知言、養氣，皆是存心養性之方，則不可須臾離者氣，不可顛沛虧者亦氣也。抑又論之，「於穆不已」者，氣也；「純亦不已」者，亦氣，則乾元之自強不息，坤五之美中彰外也。至如「志至焉，氣次焉」，則「志（者），氣之帥也；氣（者），體之充也」。志能動氣，氣或動志。故心以養志，心以率氣者，此所以不得於言，求之於

心；不得於心，求之於氣也。率養志氣而善養浩然之氣，則無一日間斷，無一息虧欠，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噫！天地之性即吾之性，天地之氣亦吾之氣也。存心渾然之性，養性浩然之氣者，孔子、孟子同一揆也。公孫、萬章之徒焉能知孟子之「浩然」耶？游夏之「一體」，非夫子之所處，冉閔之「微體」，非夫子之所安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雖造其極而非至聖之齊等也。所以同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而所以異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聖則與堯舜同，而事業則賢於堯舜也。太和元氣行於四時而巖巖泰山，善養太和之元氣。故吾必曰：孔子、孟子同一氣也。世之學者，懲創告子輩血氣之勇，感發冉閔于義理之勇，而反覆乎夷尹之造道，善養乎孔孟之元氣，則庶幾知渾然之性、浩然之氣矣。孔子所以四十而不惑，孟子所以不動心之要也，詳見告子圖。

其及二字為語孟精神圖

吁！讀之孟子，詳味「及」字；誦之論語，詠歎「其」字。何則？「及」者，「及是時」也；「其」者，「不改其樂」也。明其政刑之日豫，則凡事立矣；般樂怠敖之時不預，則凡事不立矣。而簞瓢飲食之日，「人不堪其憂」，簞瓢屢空之時，惟

其及二字爲語孟精神圖



顏子「不改其樂」矣。其非至明至誠，孰能詳味於「及」字？其非至精至神，孰能詠歎於「其」字也？然則「其」及「二字，於不為語孟之精神字耶！若然，則經邦之所及者，所及何時？箠瓢之所樂者，所樂何事？是時，預立之時，其樂，恒心之樂也。未能「及」字之詳味，則失其時矣，未能「其」字之詠歎，則失其樂矣。先儒貶以是時為般樂怠敖之時，而不知明其政刑之初也。先儒多以「其」字為仁、為道，而未詳其樂在於箠瓢也。何以明之？為人君者，明於政刑而貴德尊士，則一言以蔽曰豫而已。為學者，不耻惡衣食而不改其樂，則一言以蔽曰恒而已。詳味「及」字，則天下之事無不及是時也；詠歎「其」字，則天下之事無不樂其樂也。蓋嘗論之：及者，及也；其者，其也。何以言之？其者，箠瓢也；樂者，箠瓢之樂也。中庸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之謂也。何以詳之？君子安貧，則安貧者安其貧也；君子樂貧，則樂貧者樂其貧也。安樂之「其」字，與其樂之「其」字，歸於一轍，則顏子之「不改其樂」，「其」不為夫子之詠嘆也哉？「一箠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以為憂，以樂其樂者，此「其」非箠瓢之樂耶？克己復禮而不改其樂，三月不違仁而能樂其樂，則天地之心由其樂而復矣，日月之明亦由其樂而行矣。性與德無不存養於箠瓢之樂，命與道亦無不省察於克復之恒，則「其」字其非素居之位耶？樂字抑其非素居之樂耶？富貴

不能淫其樂，威武不能屈其樂者，此正顏子之「不改其樂」也。吾夫子畏於匡而樂其樂，餒於陳而樂其樂，則「君子固窮，小人窮（思）（斯）濫矣」。大舜之飯（蔬）（疏）食菜（茹）（羹）而樂其樂，被袵衣，二女果，若固有之者，不改其樂也。惟顏子不以簞瓢為憂，惟以簞瓢為樂而能樂其樂，則豈以仁字、道字目其樂字耶？顏子之學，純粹乎德性，貫串乎道命，則其可以一藝目之哉？簞瓢屢空而不改其樂，則道命德性亦無不涵育於其中也。抑又論之：「是時」即有為之時也，詩之七月無非預，則春（耜）（耜）①夏耘皆自七月也。民事不可緩也，晝茅、宵索、亟其升②屋者，將以來春之播穀也。誰知春事之始於授衣之節？誰知百草之生於上元之朝也？能治國家者，勿奪其時。及時存養，則順成四時之序以化成天下也。堯舜禹造端託始於此，禹湯文武肇端克始於是，則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撤）（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女）下民，（孰）（或）敢侮予」③者，此夫子所謂「能治國家，誰敢侮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夫子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莫非「及其時」之要也。能治國家者，「及是時」也。貴德尊土，明其政刑，則七月之篇，烝民之詩，豫立於「是時」也。為人上者，「及是時」也。縱欲恣暴，般樂怠敖，則正十月之交，板蕩之逸，失豫於「是時」矣。倘然則孟子之「及」字，論語之「其」字，其不為語孟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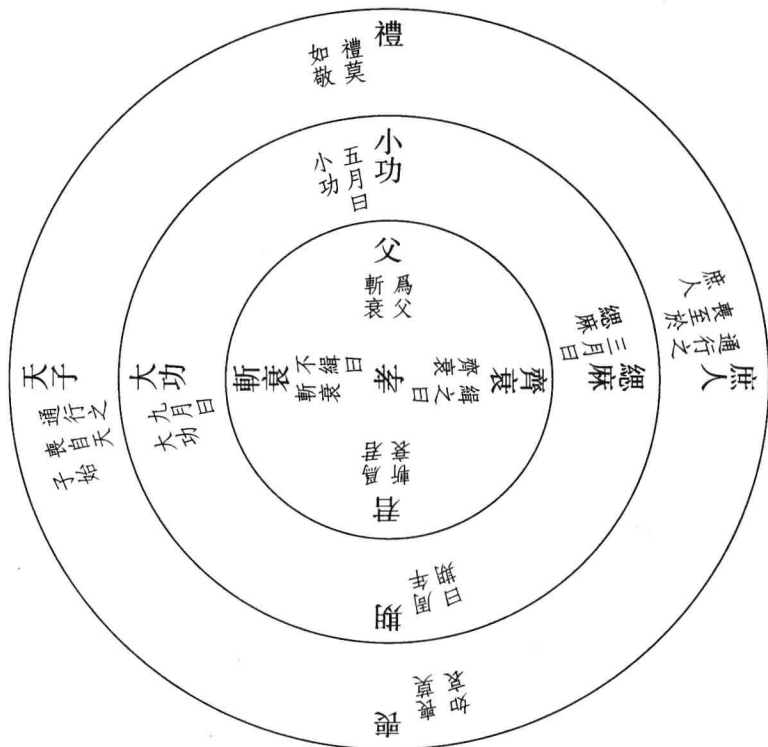
耶？以精神流行，以精神貫串，則仁義為語孟之體要，而「其及」二字為語孟之貫串也。孟子七篇，無非「及是時」；論語七④篇，亦無非「樂其樂」。則孟子之尊王黜伯，亦莫非「及是時」也。論語之安貧樂道，莫非「樂其樂」也。「時以天下樂」，以天下者，時之義大矣，樂之義亦大矣！世之學者，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詠歎「其」字，則惟日樂貧之義亦可見矣。知所以此篇之次於「浩然」，「浩然」之次於「穀棘」，則庶幾乎「其及」之為精神也。

喪禮為天下通行圖

吁！孝為百行之原，則此正「率天下而路」也。曾子誦夫子之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云爾，則生事以禮，父母在，其志不得自專，而猶有觀感；祭之以禮，追遠之誠，人所易忘而能謹之；至如死，葬之以禮，哭踊側怛之際，人所易忽而能慎之者。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

- ① 「耜」當作「耜」，據詩經七月改。
- ② 「升」，詩經作「乘」。
- ③ 此句引語據詩經鴉校。
- ④ 「七」，疑當作「廿」。

喪禮為天下通行圖



歸厚」者，此也。而況天下之事，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凡喪禮其可不謹慎而忽哉？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則三年之喪，天下通行之禮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周公制禮以三年為中制也。然則過於中制者非禮也，不及於中制者亦非禮也。禮之義，大矣至哉！君、師、父一體，則君、父之喪，服斬衰三年，為母之喪，服齊衰三年。而期以練，十五月以禫者，歸重於父也，父在不敢服也。祖父母則服期年，曾祖父母則服小功，高祖父母則服總麻。而服盡於總麻者，此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也。自子而孫，孫而曾孫，曾孫而玄孫者，繼用此服也。上以殺、下以降之際，其無誠敬可乎？生事以禮，慎終追遠之日，其無禮制亦可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則夫子所謂「祭如在」，何以明之？至誠則神鬼來享，無誠則神鬼不享。故喪禮一節，尤為誠敬之觀感處也。自古聖人，有財有禮。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衾之美，棺槨之稱，所以送死之禮也。皿器之潔，籩豆之盛，亦所以事死之禮也。三日始食粥，葬後飯（蔬）（「疏」食，禫後始食肉者，此亦天下之通行也。如或無誠於送死之際，則事事無誠於事死之日也，馳心於文具而不知至誠之「如在」，用心於虛器而專忘「如在」之至誠矣。若然，則衣襟之美，棺槨之稱，不過文具而已。皿器之潔，籩豆之盛，亦不過虛器而已。